

刊新作劇

象印人文

作深景趙

行印局書新北

老舍

不見老舍將近十年了。雖只一面之緣，卻至今懷念。最近常在漢口、香港等處的文藝刊物上看到他的通俗文藝的寫作和理論，從京戲、大鼓一直到唱洋片（即西洋景），十八般武藝，件件皆精，頗為欣羨，因此想起他的來信，也有通俗文藝的意味，甚為幽默。記得我編青年界的時候，曾經向他索稿，仿前人遺意，大書一「趙」字，用紅筆圈起來，旁註云：「老趙被困，請發救兵（小說也）。」他的回信極妙，內稱：「草草無異！」

事。『元帥發來緊急令，內無糧草外無兵！』

『小將提槍上了馬，青年界士走一程。』

『馬嘶嘶而來，青年界士走一程。』

『參見元帥。』『帶來多少人馬？』『兩千來個字，還都是老弱』

『大殘兵士。』『後帳休息。』

『得令！』正是：旌旗明日月，殺氣滿山頭。』

他寄給我兩三篇稿子以後，有一次我又問他要稿子，他的覆信是一口

流利的北平話：

『青年界的稿子，得到明年再說了。您瞧，老哥，咱的預定工作，已經定到明年夏天；天天幹，恐怕還交不上活，怎敢亂應』

「新買賣？看吧，明年暑中有暇必給您一篇。請您原諒吧！幹咱們這行的，閒着不好，忙也不好，怎辦？」

其他警句甚多。例如：
「小坡的生日被東華拉去，我沒臉給您寫信；可是東華說：『景軍，林深是老友，必不見怪。果然，您的信又來了』，是之謂宰相肚子裏好開飛機乎？」
又如：
「條件是好說的，因為我的天性隨和，不會瞪眼要大價。」
妙語如珠，不及備錄。抄了不少，「膽文公」下場。拉里拉里拉！

姓席的孫席珍

姓了不止，一姓文公」不識。詩里詩里並！

「劉半農被胡適，因欲與胡天對韻，不會到胡適大對。」

又最近看到史諾所輯譯的英文本活的中國即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集，其中所選為魯迅、柔石、茅盾、丁玲、巴金、沈從文、孫席珍、田軍、林語堂、蕭乾、郁達夫、張天翼、郭沫若、沙汀等名家的作品，其實所選也不完全是小說，如魯迅的風箏，論他媽的；林語堂的狗肉將軍等，是只能當作散文或雜文看的。其中孫席珍的一篇，名叫阿娥，並附傳略云：「阿娥不識，阿娥不識，阿娥不識。」

「孫席珍一九〇六年生，寫中國鄉村頗為出色，是中國最有天才」

且最年輕的作家中的一個。他生在浙江紹興，也就是魯迅的故鄉。那兒是以產酒出名的。他在幼年時聽講民間故事，已經對於文學發生興趣，他在兒時就喜歡寫作，三十歲前就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。他的大多數的小說都寫的是內戰的回想，這些內戰時常在他的家鄉發生，自然這些就成爲他小說中主要的題材。事實上他較爲人所知的作品恐怕是他的三部曲，即戰場上、戰爭中和戰後。

他還出版了六本別的小說，中國青年間很是流行。這六本書就是金鞭、到大連去、花環、鳳仙姑娘、女人的心、夜較皎。此外，在三十歲前，這位值得注意的工作者還作過辛克萊評傳、高爾基評傳、雪萊生活、英國文學研究和一卷東印度故事。他還寫了一本西洋文學

的教科書，還編過一本非戰文學。自創始。並寫了一本西籍文學三十一孫氏的許多作品都有刺人的諷刺，毒辣的譏嘲，且善寫情感衝突，這在中國小說中是很少見的。他的鄉村生活的小說特別被人稱讚，因為他在這方面知道得較詳。中國青年開辦新書。鼓六本書。是。他的近作社會的覺醒更爲深擊，極爲有力，這力是中國文學中頗爲缺少的。小書中主要的。事實上。人。他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北平被捕。在被捕前他曾在北平幾個大學裏講授中西文學。三十。三十。孫席珍寫作最努力的時期是一九二九年左右。這時他爲生活所驅使，不得不大量寫作來維持生活，當時紙價甚廉，新書店開了不少，

差不多各書店的老闆或編輯我都認識，所以席珍的著作大部分都是我介紹的，還有些是我供給材料的。我介紹他的花環和東印度的故事給亞細亞書局，後者是我在民俗雜誌上得到的材料，特地要他譯出供我參考；鳳仙姑娘給現代書局，原稿曾由我看過；到大連去給春潮書局張友松；雪萊生活給世界書局徐蔚南，英文傳記材料也由我供給；辛克萊評傳給神州國光社王禮錫，材料也由我搜集，並常與他討論譯名。因為我常替他介紹出版家，他與我來往就較多了。他特地從鄉下帶來小雞，要他的妻子把雞養大了來送給我吃，這盛情是極可感的。他還送過我一枝派克自來水筆，刻上我的名字，我一直不曾用，在五年後，送給了另一小說作家，讓他賣掉來換兩個錢用。

席珍做事肯負責，寫作很精細，這些都是我欽佩他的地方。在十八年前，我就與他時常通信了。當時他在北平晨報副刊當校對，我在天津新民意報文學附刊當編輯。他常有小詩的創作在晨報副刊和葉紹鈞、劉延陵所編的詩刊上發表。後來葉紹鈞不帶來，他正在戀愛，常寫長信給我；而我也把我的戀愛故事告訴他，我把他早期的信一直保存到五年前，後來他看見我供給孔另境不少作家的書簡，出版現代作家書簡，他特地表示他早期的信不要給人看的意思，我就遵照他的意思把那些信都撕毀了。

大約是一九三一年，我因黎錦明的委託，介紹席珍到河南洛陽師範教書，同時被介紹到開封省立高中去的還有葉鼎洛和萬曼，還有慕

魔詩人于賡虞也在開封，一時新文學的空氣頗爲濃厚。從此席珍就不大寫作，專心從事粉筆生涯。所謂「西洋文學的教科書」就是人文書店所出版的近代文藝思潮；所謂「幾個大學」就是中國大學和女師大，他是由同鄉徐祖正等介紹進去的。

直到現在，四年來不曾看見他的一篇作品在任何刊物上發表，也不曾看見關於他的一條消息，甚爲繫念。大約在一九三五那年，不會有什麼意外罷？

魯彥

人是一天一天的迷惘而且麻木了！生活緊迫着你，一切美的詩意，倘若有這麼一星星的話，都只能在過去裏尋找。這過去倘若是愈近，也就愈使你感到「井中」和「鉛色」，如聖陶在沒有秋蟲的地方裏所說。

當我這「小物件」第一次到長沙一個中學裏去教書的時候，對於喜歡文學的同道，常奉獻我的最大的熱忱去和他們交遊。魯彥便是我在這時所認識的朋友之一。我們彼此時相過從，不是在一個小酒店上

縱談今古，便是在曠野裏拍手狂歌。當時的豪興，而今安在？而魯彥是個孩子氣很重的人，很容易親近；他不知道一些虛偽的客套。他不但時常寫點小說，並且彈得一手好琵琶，吹簫簫管笛之類，似乎也會吹的。我對於音樂是外行；但是，我就只是喜歡聽他的音樂。

他時常很孩子氣的拿着一樣小玩具，例如泥做的插有羽毛的鳥繫在竹弓張着的線上，他拿着竹弓一收一放的逗女學生；背地裏跟我談起話來，總是異常懂憬的，一贊三歎的，高興的說：「女孩子比男孩子小！」

最不能忘的是一個中秋之夜。我們幾個朋友雇了一隻小船在湘江

的橘洲渡口等月亮。月亮總也不出來，四圍瀰漫了一片黑，看不見黃金一般的橘樹，只覺得一排黑衣僧一般的影子豎在你的面前。一陣泥土的陰濕氣。我靠在船板上，看着朋友們喝酒談話，只是感到迷濛的倦意。沒有點燈，在黑暗裏，即使興高采烈的人也會變得靜悄悄的。時常有小划子經過。划子裏坐滿了學生，一隊隊的唱着歌曲過去，歌曲遠了，一個無比的沈靜又落在我們的船裏。大家都在過着中秋節啊！——會哭的。哭聲伴着樂聲，哭聲，哭聲，哭聲只呈喜熾熱的音。魯彥似乎聽得學生們的歌聲，也有些技癢。他彈奏起琵琶來，一面彈奏，一面歌唱着王維的陽關三疊。一會兒唱着「無故人，無故人！」一會兒唱着「你苦辛，你苦辛！」這靜夜裏淒涼哀怨的琵琶

聲，至今還彷彿縈繞在我的耳際。最客室，最西首一那寫字牘，上面
是的，我們都是「苦辛的」。後來我們先後到了上海；然而，這
樣無望慮的會聚是日漸稀疏了！大家爲了生活忙着，我再去看他時，
他已經成爲兒女繞膝的爸爸了；他和他的太太忙着給小孩子喂乳粉，
扶了這個，那個又哭了；抱了那個，這個又跌倒了。我自己也爲這些
瑣碎的事苦惱着；似乎命運安排，不再使我享受朋友間言笑爲歡的樂
趣。

不可復回的過去啊，我寂寞，我要燒掉我的書和我的書桌，我要
擲去我的筆……

廬隱

常得到詩人于廋虞的信，說起他和廬隱時相過從，飲輒大醉；可
是我和廬隱却不曾見過，雖然從友人劉大杰處知道她和的愛人李唯建
當時是住在愚園坊。

是前年的夏天吧？廋虞的令弟幼虞忽然從河南跑了來，說是要到
日本去，想看看廬隱，探聽赴日留學的情形，因為人地生疏，還要我
陪他去，我就冒昧的同他去看廬隱。

一進後門，就到了樓下的書房兼客室，靠窗有一張寫字檯，上面

豎滿了書，我想那是李唯建先生的辦公處。中間放着圓桌和椅子，靠壁是一張沙發。沙發上坐着一個人，他正從大木箱裏取出書，衣映着壁。我起先我們看見李先生正在樓下，李先生問明來意，便高聲的喊起廬隱來。廬隱從樓上下來，我這纔第一次也是末一次見到她。她似乎很憔悴，面色很黃，帶有病容，說話和舉止都不大有精神。於是她坐在沙發上，我們圍桌而坐，唯建則坐在他所常坐的轉凳上。

當時幼虞和廬隱談話最多，我則和李唯建談話。李先生說起在暨大附中教兒童文學，同我談了一些這方面的話。我同他以前在新月書

明星 John Gilbert 1.1

後來我們又一同到寰球中國學生會去打聽赴日的情形。望內轉交我和廬隱夫婦的會見，如此而已；可是我做夢也不會想到，廬隱會因生產而死！「人生如朝露」，這使我悚然！景衡故人是我在十年前所讀廬隱的作品，我讀得不多，只有一本海濱故人是我在十年前所讀過的，我覺得其中作為書名的這一篇寫得最好，既有美麗的詩意，又有感傷的情調，很能動人；最近讀到大杰的廬隱回憶記，方知這是他的自敘傳，無怪乎寫得這樣的深刻呢！